

王蒼谷集

關



蒼谷集錄卷之八

文類

序

序瑶池壽詞卷後

瑶池壽詞尚綱為祖母李太君九十壽者也恩惟大
君罔極嘗疏請終養歸不俟報既而得

旨宥許養終九十有五綱長恨終天矣時惟二泉柏
齋諸君子各垂詞章此卷所集則為澶淵三王所作
也一龍湫子遂伯一崑溪子惠徵一玉溪子公濟三

子者同出澶淵網均辱麗澤之末愧自不才病廢山
林撫卷懷人有風月真會者焉題妙三子者固希世
之珍在尚綱者又傳家之寶也迴憶年光十易寒暑
太君亡恙當百有二歲矣嗚呼恫哉乃聞玉溪龍漱
會空同諸子於繁臺則斯集也庶乎有墨華滄滴之
灑哉稽首以俟

東臯先生夢椿圖詩序

椿樹葱鬱庭影扶踈茲圖惡乎有哉圖因於夢夢因
於思思爲誰予座主東臯先生也所夢爲誰若翁澹

齋先生也圖而傳之者誰東臯之詩友門客相聚而
爲之者也嗚呼予於是乎知先生之心高先生之風
且重有感矣疇昔予執父喪先生嘗以書至謂不肖
過哀恐累達道要自漸除予疑焉今披茲圖占茲夢
其先生所不得而除者邪予罔謂二年之期爲服除
耳至於心無除時也此類是已先生聞而默然于是
乎知先生之心矣或以爲椿以况父在昔有之夢境
神交亦人情耳子曷高之殊不思朝祥莫歌者有是
夫倚門鼓瑟登木長歌之徒有是夫無也何也無此

思也。夢生於思，同一人情，顧不于此而于彼，松禾蘭
槐分焦，抽草因想，夢幻何多邪？以夢椿名于天下，後
世者當自東臯聞焉，于是乎高先生之風矣。悵仰高
風，抑重有感。夫昔者不肖癡坐白菴，哭嘗絕倒，呼
不應，促之不起，謹囂叫噪，至狂飈急雷，屋宇震撼，而
睡猶爾爾。人皆曰曷至此哉？既久，予欠伸起，揚其目
而謂之曰：予方見先子於九原，衆或有慘而去者矣。
不識先生之所謂夢者，與予夢同不同？但夢之境界
予莫能言，先生曰：某亦莫能言也。曰：若是則何事於
言之？遂錄以爲序。

恩封並壽歌序

石村鄭道長家世金陵，系本豫章。先祖翁嘗守楚雄
家學，遙有端緒。石村以名進士，歷大行簡，擢烏臺出
按兩浙，清理戎務有年。既而奉勅兼理百司文卷，激
揚烈烈，會郊祀禮成，恩覃父母，絲綸冠帔，輝映邇復
獲明旨，還朝將趨道歸省，惟乃父遂聞翁蚤游上庠，
屢試弗偶，而供奉內翰，晚號遂閒，耆德重望，矯矯鄉

評云母歐陽夫人貞順賢淑尤篤孝敬內則訓子昭
垂懿範寔出文忠公之裔壽期維孟夏七日而季秋
月晦寔維遂閒翁誕辰椿萱偕老綵觴具慶壽並七
旬霽霑恩典膺仕遐齡振振未艾仁人孝子之夙願
縉紳之至榮也詩云凱弟君子求福不回於戲顧可
以多得與哉絢歆茲盛美乃爲之歌曰天恩優渥兮
雨露彌漫瑞雲縹緲兮紫鳳青鸞舞霓裳兮珮珊珊
儼群僊兮獻琅玕阿翁阿母兮紫氣神丹靈椿崇宣
兮紛闌干醉雪蟠桃兮水晶盤芝蘭繞砌兮桂樹團
團雲液瓊漿兮微月寒秋風颯颯兮承高歡稽首龍
章兮隨風翰

筆疇頌序

筆疇余嘗意其爲隱士所作頃得上卷乃知錫山
王侍讀之筆也侍讀以忠徙邊殆所謂館閣其貌
而山林其胸者歟党子請爲像贊因爲筆頌焉其
詞曰

羲卦禹疇周爻孔思熙緝人文鳴序此器傳以傳奇
卦以準易於維君子粵亦多事何卦非疇何疇非地

述古逆今鳴虜茲義錫山之疇儒業攸肄荒而不理
有愧厥志

邠簿盧峯張侯九載秩滿序

邠來自春秋稱善近乃曰難治而張侯滿九載已侯
東魯寧海人名如綸字朝音別號盧峯近聖人之居
者也少嘗有志不第已而貢南宮游大學歷試天官
卿正德丁丑來主邠簿九載民安焉不舍其去於是
醵父老遮留曰侯哉其處已也廉而肅其蒞政也勤
而惠來弗拒往弗追謙弗激平易而弗兢民安焉柰

何以去余曰噫何哉爾所謂曰往侯職顯巡捕內繫
罔叅越圜而外寇罔叅越隍池是不曰肅歟侯俸凡
若干斛鈔凡若干貫缺而罔取非廉歟歲荐飢嘗開
倉監賑黠吏詭其籍侯垂涕絜粟竟與餓者而不予
黠吏黠吏坐是誣侯既乃得白其於民也不亦惠歟
一再考率以部運京儲坐廢九載間旅食於京者凡
三十七踰月今年秋旣蒲瓜期得代已以去秋不稅
羈侯坐埃運京又若干月而不獲以考侯無怨色不
爲規免是非勤而然歟侯聞之莞爾曰方愧父老顧

予頌也相與踟躕焉不能爲別夫若是曰難治者誣
斯地而寬斯民也於侯焉徵矣且五帝不更位而成
化三皇不易民而立治是故斯民也於變唐虞化遵
三代麟游龍卧漢若五鳳盖地數頃隋唐神龜畜焉
扈礪文武風節後先輝映於嵩麓汝涯之間鱗比羽
遷者是皆邾之民也孔子曰三代直道之民也歷令
丞若簿去幾人矣有祠者有碑者有去而未善者又
孰非斯民也哉自侯閱令丞又歷幾人矣時囁而民
病徵淫而歛酷公昭而私闇內剖其心而外杜其口

倒縣就斃不爲之所如之何而治曰不難而不曰民
之罪哉於戲侯是徵也考之簿抑是徵者曰孔侯之
強有遺愛孔侯惠字可夫者有感應所謂碑者已不
獨簿考之令曰王侯聖廉慎著蹟生祠肖像所謂祠
者已然又皆魯人也令武城出子游之後簿又不獨
魯人也強於孔氏爲五十二世孫惠於孔氏爲五十
五世孫又皆近出聖人之門碑遺墮淚祠勤伏臘淵
源有自於戲是足徵矣軻云君子之澤斬於五世自
今考之雖百世殆猶未斬也邾民何幸而世蒙聖人

之遺澤如是哉况夫二三子親炙當時况夫魯聞於漢者邪疾行矣歷費問莒歸詠沂水聞哭泰山慨然興鳴琴弦歌之想持余說而弔二三子之墟將不愧聖人之鄉云

送郡幕張崇德之任鞏昌序

余嘗觀於天下飾虛譽者每病於無能蓄潛德者不憂於終悔是何也聲實之相召形影之相孚也菑木直影從古所無世之人頽率以是欺焉嗚呼其終誰欺耶遷安張君崇德自改元爲邾城幕八載而擢照

磨鞏昌鞏昌隴郡也照磨郡幕職也邾自有幕職以來如此擢者父老罕聞蓋君砥礪愷悌跡不避險思不踰閑八載間無隆名亦無諍語恂恂雅飭遇小民如有所恐曰丞曰令曰簿不知凡幾易矣而君奉之唯謹甚有牴牾者率先罷去乃若辛未之變君獨誓以死守已而賊退竟以茲蒙恩獨拜超擢由是而觀聲實果容以相欺否乎是故天下無二道也唯至誠爲可久王者之奉天宰相之佐天子稽之籍史罔不皆然况小者耶小大勢也而理無不同故曰衡誠縣

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
不可欺以曲直張君之入幕府也其尚勉哉鄉人惜
君行屬余贈言君家世儒天文地理之學又其所長
云

梅菴雙壽圖詩序

梅菴胡文學之翁也余嘗爲序其譜今年文學復主
校歸自山東曰希銓父維六月共生明母侯氏孺人
維十二月朔初度之辰壽偕七十汝之緡紳繪圖賦
詩將以明年秩滿歸壽弋易序焉惟子圖之未幾走

其門人何任申以北山太守之請已而余抱內戚戚
感焉嗚呼世之壽者擬諸神仙茲余未解嘗求之古
聖如堯黃賢如夔稷伊尹學如周孔女德如姪姜窮
天地亘古今而不朽若人者亦可矣乃今求見其人
而一不可得惡在其爲壽也夫乾父坤母形軀氣育
蟲羸其間者有合不能以無散有來不能以無往既
始不得以不終修短雖差歸同於盡天地且不能違
而況於聖賢况於凡民耶所謂不朽云者其必有不
計日而長不隨氣而化不恃形而求者矣適觀群生

恣肆誕者則歲時已過困危厄者則繫刻已多五福
非是孰先華嵩非是孰祝雅頌非是孰足以致其稱
願之情生斯可樂壽斯可貴矣是故寸陰終不以尺
璧假一日終不以三公易者匪曰競辰古之人昭是
道也否則螻蛄何喜蟋蟀何躍而呼吸騰化之術抑
達人之正論歟頌可不壽仁如淵而壽如鏗與哉維
翁與孺人父道母儀啓前裕後德範閭閻業垂孫子
維文與行遠播士林近馥家乘求之古人不得見者
大小殊倫庶乎幸見於今日矣是豈曰蒼顏鶴髮校
七十之筭於古人與哉况其子科甲濟美文教流聲
行矣拜恩章光帝制則所以壽二親者永無斁矣暑
筵冬夕舞觴餘暇其能頌吾文而歌以壽之否

賀李子貞序

神堯御極恩宣衆口康衢擊壤天下歌謠矣野耕讀
書者嘗以是道自樂恫維民咨乃今親見樂不樂歟
李公子貞鄉飲冠帶良有司奉新詔也繇是臨封交
親醴以稱賀有賡歌者曰麟兮來游鳳兮來息海清
海晏醉酒飽食擊壤擊壤緊誰之力有謠者曰樂兮

維新憂兮維極維天斯大維堯斯則繇是鄉親郝子
倫請錄於蒼谷子不達其人碩其第困學于交也考
康衢擊壤出於兒童老叟爲堯在位五十年時事不
識果然否然則今日過堯舜遠矣典謨終掛角物也
乎

秋郊別意圖詩序

孟氏平洋乙丑進士領王事併得將父以歸信陽親
交送之都城之南時維丙寅白露驚秋客有歌秋風
誦四牡賡伐木贈者何舍人景明舉酒於父以及其

子曰顧將何以處我老父揮觴曰君子之於天下也
出與處二端而已爾夫苟出與如尹如申下至孔明
子房格天屏翰開濟氣象萬世儼有生氣夫苟處與
巢林許瓢視以終身窮如伊洛死而未悔者可矣大
分皆不可不預定也使同升廊廟而顧爲身家之謀
既耕畝畝而猶有爵祿之累志不定也志不定則事
不成事不成則亦何取於出處哉吾恐君子之自待
者薄矣老夫歸惟犁鋤是事二三子能無努力洋拜
受教舍人亦膜拜余聞之敬且愧曰後生懷古屢歎

弗逮睹茲贈處則古之所謂鄉先生者何必于嵩麓
汝涯間求之歟舍人請尚綱書諸卷頭行將索鐵溪
圖之

題雄山集後序

雄山仇子時茂集成谿田馬子序之旣而馳蒼谷徵
余言余往歲觀風冀南如集中云者嘗義仇氏矣惜
其風止於雄山云夫今天下一家仇氏家有範族有
譜訓有辭祭有田會祀有堂聯鄉有約塾教有書警
衆有鐘綱舉紀貫晉鄙唐風居然太古之先雖余未

之見也願集中著述諸君子皆有志於天下國家者
類非飭譽傳奇意子若孫茲焉是信罔墜厥聲固賢
者之用情也後之登其堂者曰維心我同維貞我安
維儉我師鬻田不敬悖約不義廢書罔教廢鐘罔警
繇是懦以立仆以振而亂以序若是乎賢者之用情
哉孰將不是信耶是故譜未及見而得信頌詩未及
見而得樂休諸堂未及見而得諸序記云云今天下
視仇氏何如有志者能於是愬歟且義行仇氏者五
世已自是而圖求終繫諸其子若孫才不才信與否

馬爾矣天理民懿萬古如一愚獨以爲存則聖賢失則禽獸不俟其再失云也往愚以法從事今病且朽如茲意何嗚呼嗣是蒞官者有責矣或以茲匡飭子民非雉山之不幸歟而雉山集範者又今天下公傳之籍也顧有激於風聞者耶夫天下大而家小而身又小也治天下有本有則周子豈亾謂哉方今詔下旌褒若有所取信者正心之說風火所自顧非愚敢知云

哀聲集後序

感天地動鬼神莫如詩詩有頌有雅有風風十有五而首二南二南廿有五而首周南周南又十有一而首關雎今攷其詩蓋誄歌文王之於后妃者也夫德如文王孝友忠信可詠可歌顧獨於關雎何哉豈不以夫婦人道之始王化之端歟故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三者正庶物從之矣是故夫子刪詩獨有取於關雎也嗚呼微哉余獨以哀聲一集而重有取於椒軒夫安人曰徐椒軒之配也哀聲者爲安人而哀者也哀於心而聲於詩焉詩人哀

之而椒軒集焉是集也有誌有辭有古詩有今詩或
充充乎長篇或寥寥兮片言錯出有章雜比成文詞
不同也而同於哀伏翁之序備矣固皆無愧三百篇
之旨也余獨以椒軒之可取者多矣姑自天下所公
知而言如以名進士擢司勳歷事兩朝出守諸難而
初聲不替可不謂忠歟色養紫岷名揚道顯家聲逾
光可不謂孝歟伯仲五山樵吹篴咏振玉聲金可不
謂友歟交游海內切瑳麗澤而相應同聲者又可不
謂信歟然余獨有取於哀聲一集者顧詩管關睢之
意也今觀其詩刪後不可謂無而椒軒亦豈待文王
而興者哉余猶於卒章者非獨爲椒軒也意以是集
一出天下後世爭誦之將不有聞風而興者乎整坐
長歌改絃易調發乎性情以止于禮義聲哀聲而不
失於傷如椒軒之於文王者或不能不詠嘆余意云
爾然非余意也夫子之意也夫子之意又非獨於關
雎也卦重乾坤書美釐降禮謹大昏昏迎喪葬豐豐
於魯史書不盡之編夫子之意非獨於關雎也採詩
以觀民風者其亦三嘆於哀聲云

贈張子風序

張子名鏗字時威少游邑庠涉獵籍史蓄太志扣馬
牛亭會蒼谷子時風起天末塵沙飄忽形恠莫狀張
子問焉乃言曰大凡風氣之爲也陰得陽而爲風氣
變而風亦變故風從風曰巽風行地上曰觀風行天
下曰姤風行山上曰蠱風行水上曰渙於時曰春曰
夏仁氣爲之也曰秋曰冬義氣爲之也若乃冬風暴
秋風災義氣之戾也夏風歛春風恣仁氣之戾也是
故三皇春也其風溫五帝夏也其風燠三王秋也其
風淒五霸冬也其風烈雜於七國雪於秦醇駁於漢
清虛紛擾於兩晉南北之間以至暴於隋而夷於唐
亂於五季而弱於宋而腥膻於胡元四時變氣之餘
烈不可以遽數也隨氣所變毫髮不揜無形而有形
無聲而有聲無幽不顯無深不入不見疾而速不見
行而至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本一氣之
流行歷千古而互見自古迄今未有氣變矣而風不
變者昔人謂有風伯主之不可得而知也馬牛病夫
醉夢於風中而已矣觀風者得不三嘆於斯乎爲之

歌曰天香轉兮風來思冠崔嵬兮佩陸離悵古風兮
誰其尸有虞氏兮薰且時哀尼父之悲兮列國有詩
乃八方之應律兮羗十愆之既黜粵上下之恒守兮
求貞吉再歌曰繫鳴瓢兮崧高入桐江兮吹裘羔嘯
乾坤兮空離騷致君堯舜兮其風再淳民恬物阜兮
寰宇同春嗟予不見兮古之人歌成第尚明擊節而
歌張子合歌歌既酣而林風淙淙激淙鏗金鏘玉若
應而和者

壽陳母孔太宜人七十序

誥封大宜人孔氏者陳令尹母先大夫介菴公配也
壽躋古稀辰維初度爰圖所以壽者狀請於蒼谷子
亦嘗聞於令尹知宜人所以相介菴有足爲世勸者
粵自筭于歸歷諸姑以孝聞介菴讀書則手爲燈火
洎擢進士知高陽以拜刑曹前後幾二十年澹如寒
素乃宜人安之方介菴聽刑獄有掣肘者率歸而嘆
乃宜人慰之曰勢利孰與命邪公意益堅卒之一麾
出守處州不踰月而終宜人力守于茲又二十餘年
矣嘗撫諸子曰言曰諫爾維讀曰詔曰誥爾維耕耕

者日積以贍而讀者日弘以遠言即令尹年十七舉
於鄉授今職綽有高陽之風諫則懷珍待聘魯碩儒
也女一夙配儒門是皆宜人相介菴者謂非得之於
天可乎夫狀於人者裕於天嗇其身者豐其後天之
道也鄉使公屈法以博聲利則聲利固可以立致也
其如吾後何秦漢以來爲可鑒已故曰司刑者難乎
其後豈不以刑者傷天地之壽者也介菴公雖不得
於其身而所得於其後者乃如此碩不可爲有官者
勸哉嗚呼後吾後者其又可以警也夫因書以壽之

出矣贈言會錄叙

蒼谷子王尚絅幼讀書漢中乙卯東試識浚川子浚
川子者姓同予名廷相子衡其字儀封人也丙辰同
下第予歸省漢中浚川子歸儀封已未又下第授業
太學同會經書舉筆構文每至發泚試塲率燭盡乃
出予詰之曰此努力何爲者浚川子曰子忘吾親老
在堂邪握手悵然者久之泉壬戌始同舉進士自是
予授職兵曹浚川子改庶吉士讀中秘書未踰年予
父喪奔邨浚川子出掌兵科先帝數可其奏未幾

以疾歸遭外艱蓋予旣禫乃克以書使往弔之書則
曰浚川子忘努力會試之言邪茫茫天地誰知此心
復者反曰浚川子得書泣且踊矣丙寅予乃復任浚
川子繼至適賊瑾用事以喪不給內符竟謫判亳州
尋知高淳改御史巡鹽山左瑾誅入院今承命巡按
陝西方其有亳州之行也友生類惜之爰以草堂勲
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二詩句分韻請贈予爲作一
冊將譯錄焉時士大夫以詩文爲諱予亦不復敢及
此矣履彞迄今諸友復申前意予語何子何子以語

浚川子浚川子曰始爲此者子也其爲我叙之子辭
不能文又踰月矣然慕顏路贈處義未可以終辭按
陝西視諸鎮爲最廣且大當寧率簡命老成者以
行嗚呼民隱滋甚國事方殷所責于浚川子者不旣
重矣虜餘非所知漢中予舊遊地也子今觀風者敢
舉江漢之故風以告若夫于今或同與不同并予所
未及者則在浚川子監察焉予予何有因題曰贈言
會錄而系之以詩其一曰棧道連雲漢陰陰七百里
猛虎夜當關商旅不敢起其二曰漢水出沔陽東來

接白馬蛟螭伏前灘舟航不可下其三曰漢山有金
鑛漢川有金沙二者使流賊殺人亂如麻其四曰權
茶易邊馬禁鹽啖野葛無茶良以貧無鹽那可活其
五曰呱呱泣兒女林荒棗未成平明送征夫行成黑
水營其六曰千載武侯廟百尺淮陰臺春風芳草日
登眺眼重開其七日百二山河勝塵埃古道微旬宣
惟召伯行露畏清衣原分韻得樓字詩曰直指中朝
第一流承恩攬轡入秦州馬頭曾識潼關險夢裡長
瞻華嶽秋木落清霜空絕徼塵銷急雨淨窮酋舊遊

山水今猶在迴管西風八詠樓

送上舍白忠夫歸省延陵叙

太學白生諫故康敏公之孫綱寮友表之之兄之子
也其父曰慎齋以十二月晦為初度之辰而母氏則
以十一月哉生明白生將歸壽焉朝士大夫餞之詩
歌表之命予叙諸管於戲綱於白生不能不有所感
矣方予之游太學也時則海內晏然雖扁舟羸馬東
吳西越猶運之掌浩焉魚鳥飛游于天高地迥之間
也乃今四野風塵舟航路阻國門之外馳驅維艱齊

魯宋衛之區有墟焉者矣譬則深山大澤舞鱮鱣而
號狐狸生之冒白刃而往也其亦可感也夫抑亦可
樂也夫聞唐陽城未可爲有道之士也爲司業召諸
生還養有三年不歸者叱之前元之政率循夷俗然
而以臺臣建議援古律令諸司計道里遠近定立假
期省親匿者坐罪茲二者君子與焉不肖瞻雲計日
愧白生者多矣况夫白氏延陵世家山可採水可釣
池亭林園可以嬉游稱觴拜慶之餘若是者其又不
樂矣乎君子曰孝者生人之理也載在六籍而執禮
尤備出禮少儀綱嘗受讀今則媿焉白生故習於禮
者也其歸而求之

覆封孝感銘序

孔子防葬事載檀弓劉孝子孝感之詳具素屏記蓋
孝子不知其母墓處葬父曹門之外雨甚墓崩卒得
母柩厥子煇葬合覆封於孔子五父四尺之跡同焉
而得柩之感事出罕聞則又丐孔子異矣嗚呼素屏
之記丐檀弓其可徵哉爰爲之銘曰人兮天應水兮
地通漂浮相感惟孝亡窮曹門郭外馬鬣堂封孔子

不云南北西東世濟厥美嘉禾鬱葱千秋萬歲激爾
高風

易謙卦圖序

先君子曰易卦六十四唯謙爲上小子志之蒲招損
謙受益志之小子於戲過庭書紳良不易矣夫畫自
處裁象繫周文傳彖於孔子至程朱諸儒備矣夫豈
易哉勞謙不伐去舜禹而來鳴莫如周公撝莫如孔
子維羽譙譙維音嘒嘒是維周公一命而僂再命而
僂是維孔子孔子猶覲於學以寡過則所謂學者何
如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學其庶乎遇事而占者末矣桐惟不肖寡學中年
跌盪誦每前言顛輒爲泚乃今追咎補遺表謙卦於
六十四卦之上贊見志也卦畫示象也列爻繫辭且
通變也圖布方圓著大體也辭緝古今闡意義也是
故謙之體用具矣易之謙義大矣哉孔子曰聖人設
卦立象繫辭焉以盡其言觀圖玩義視誦言忘味者
遠矣啓往昭來斯先君子之志與夫志非辭可盡也
嘒纂述擬議有愧河汾臨文三嘆非曰辭焉已矣槐

陰續裔尚克未念與哉

贈郝裕州考績序

郝侯道傳地望四輔才出三秦以甲戌進士刺守裕州越戊寅今三載既矣功用告成例當奏績天府書考於天官卿時雖著令然或以災免以兵免以正官免侯得請行榮也時若州之耆壽憲僉周公宗輩醜以幣狀徵言於蒼谷曰惟侯蒞自乙亥訊瘼舉廢異端雜熾維侯熄之正風頽靡維侯振之田野維侯闢之鄉校維侯廣之年饑維侯餽之今年而充倉府明年而完城廓又明年而空囹圄清縣鎮有績用數年者侯輒成以三載撫按守巡連章上聞行矣當陟士論願喜於其陟而民心則憂乎其去云狀覽余病愧於言乃又徵以趙子不得辭嗚呼余嘗嘆夫唐虞之治不復見於後世也夫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堯舜不易之典也周漢而下條品愈繁科等滋偽喜最彌文進退毀譽奈何欲時雍風動乎哉慨惟良吏盛於漢宣其言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時則北海守治行第一扶風守為三輔最東郡河南者為

元

天下最大抵國家之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云者
今侯之職是已銀青綬袋緋魚佩虎符行以鼓蓋或
相出而守或守入而相或叅以文武或兼以軍民防
禦節度團練代有因革而職不易况裕州陸海坐鎮
舞葉仰承宛汴當一道之衝要又列郡之上州也而
侯經畧其間於茲三載賢勞偉績如前所云云者視
漢之良吏減歟茲行也超擢騰遷增秩賜璽率有故
事如何而以慰民心如何而以伸士論課功勸賢將
必有所以處侯者矣然於侯何有哉

獨嘆夫唐虞

之治不復見於後世也故曰學非堯舜非學治非堯
舜非治非時無陟非時無黜時以巡狩時以述職人
稟士行比屋可封康衢擊壤安敢忘歌謠於羨墻蚤
夜之間乎又安敢不以時於侯焉序之

平山年譜序

粵維孔孟烈考汜無著述而德光萬世者胤聖象賢
爲之後也是故立身行道揚名未顯父母孝之終也
故曰非終父母之身將以終其身也追錄懿述代有
名氏可考已寧惟賢聖而匹夫有志家傳之續義存

稱羨意靡先人顧肇於伊川者豈不以許自先王邪
故稱有於無是謂白誣有而弗傳罪不罪歟不肖竊
有志焉犬馬賤齒荏苒五十內無實學以昭先外無
大業以貽後祿養既闕一物未備常恐實先朝露影
隨腐中啣恩罔極萬年長憾者矣平生一飯見粟而
掛枝有述鼓盆有詠頌譜傳家乘竟闕單辭悼往追
來匪忘伊急痾乎山海易圖而天地難繪者歟霜露
興思哭踊幾絕是故不肖竊用悲焉乃若失怙干茲
二十五載宦途中乖抱書未弃菽水慈養孌孌啣嚅

者又十有四年矣無何一詔起來幾奔喪徒涕血踰
年乃葬未克襄銘不告誄正使一旦冤滅豈不空哀
齋志於後賢哉嗚呼能不悲歟先母貞順慈仁勤苦
終身坤淑內蘊德相先君夙存壯志頌位與時忤積
學罔宣漢南宜川微歟小試節孝終始士大夫詞序
贊揚諸門弟子稱述汎溢洎平山遺事瑣尾罔徵者
悉既哀而燔之矣爰據事實可列者各詮次年譜譜
不及載者各附列二十餘條又繫之勅命祭告諸
篇譯錄成冊粗謝荒遺夫德善勲列述於後者作於

先者也深愧不肖既失於今者而遠有望於後馬匪
曰誇詡維以告哀辟諸眸本眇也而粉墨以聆縱使
傳焉誣冒他人知道者所蓋稱已眷茲狼狽務極想
像然而行未可盡神不可列期期落落又安知其能
傳與否我乎入而事其天也閻惟哀疚合葬愆期罪
集萬死籍時乞言君子敷茲思繹敬以貽世世萬子
孫云

祝孫翁壽柏詞序

太平孫侯以癸未名進士令邾既年蒞政維愛民用

以睦乃今四月廿九日侯瞻雲自容僚佐問焉侯曰
傷哉曷翁壽旦也不肖失恃翁今壽且八十又六矣
性獨愛柏自號友柏夙膺 恩詔賓禮鄉飲泊焉林
下寄意於書會境行唵貴已賤物樂內忘外居常或
閉目儉視曰耗吾明也靜耳儉聽曰劫吾聰也喜懼
哉是日已繇是僚佐誦之縉紳士民相率遥祝請詞
於蒼谷子曰柏翁其善自愛歟夫視遠若朦故能壽
其明聽德若聵故能壽其聰聰明若愚故能壽其德
德乎壽之本哉是故貴已故神清不亂賤物故厚利

不效樂內故形完不擾忘外故世累不入玩象乃書
非繪藻也宣鬱乃唵非貴言也翁非畸於天假諸人
自愛者壽之道歟人祝之愛也愛自侯推也侯之愛
民自翁推也孔子曰立愛自親又曰愛人者必及其
所親而況今日之祝愛日之誠邪政之於民心體水
舟茲不謂難歟愛終其身者是在侯已拍翁之德愛
曷窮也其取愛於柏者遠矣夫物之壽者莫柏若也
世稱莊椿喬松千木之見也乃嘗游嵩見所謂嵩陽
柏者森霄蔽壑與二室爭雄其大六人圍之始合先

漢已有封祿代各著名繇前莫攷其始繇後莫究其
終柏之壽宜莫是若矣予愛焉若可取爲翁友也賦
壽柏一章使謌以壽翁詞曰倚嵩陽兮瞻江東維柏
壽兮壽而翁謌白雲兮鼓南風爛綵衣兮灑霞觴獻
爾蟠桃兮同醉壽鄉維柏巖巖兮維翁蒼蒼緊將軍
兮封漢武單祿飼兮歷堽主席清蔭兮專遂古葉不
霜兮柯不斧羌雨唵兮而風舞保茲貞心兮奠中土
枝齧黃冠兮子傳灋祖根蟠九地兮嵩少而堵師友
顯頊兮造化爲伍鬼神呵護兮睨龍踞虎維翁夢柏

今維柏承宇蟄蟄子姓今載譚陟岫琪木瑤也今謝
疇爲譜

九州胡氏家譜序

傳曰繫之以姓定繫世者官有史譜之從來遠矣周
道然也繇周而秦而漢而唐宗法既廢譜牒就亡貧
而富者諱其先賤而貴者忘其祖况殘以兵火誰其
問諸嘗求之古者家有恒產無甚富甚貧之民禮教
惡得以不興自事不師古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子無
置錐之地嗚呼以棟死不贍者欲驅而爲鳧鷖既醉

之民難矣今大江以北民間士著宋元無幾况漢唐
乎弋陽胡氏本江右世家今觀其譜分房自金陵以
至曰樂平胡坊曰餘干夾羅又分而曰九州著代自
南唐以洎於今爲世凡二十有三中間支分蔓引遠
有崇緒譜受自家乘編之者曰梅菴公刊之者其子
克修君也梅菴耽詩涉史世稱樵隱克修諡南宮力
學齋志署教汝庠李來結友蒼谷茲以聘將司考之
閩過我徵序夫其所謂廢於官而譜於家者唐如杜
氏陶氏宋如蘇氏歐陽氏者卒有取於君子胡氏茲

譜將不與諸家並傳邪然吾觀其志非以矜名譽示
文墨蓋將篤倫理崇風化使毋忘於古道焉爾且其
言曰古者姓同不以娶不知則以卜冠娶必以告死
必以赴今時則異矣然則繫名茲譜者其亦求念之
哉乃若賢不肖異志君子或自恃其賢弃小人而不
治小人或又自恃其不肖叛君子而益去之則雖有
能治者亦孰從而治之期於賢不期於不肖期於君
子不期於小人期於古不期於今富與貧與所不論
也譜之志如是而已然吾聞克修木食不裕抽俸金
而爲此文其志於古人何如哉孟子所謂無恒產而
有恒心者吾友已世顧有自謂不能并謂其君不能
者獨何與 明天子有欲興周道者其以是說獻之
上至其凡例著述則夫有所受云

蒼谷集錄卷之八終

蒼谷集錄卷之九

文類

題辭

鳳巢小鳴臺題辭

山曰鳳巢賓州大夫劉公晚號也於維大夫不可見
已乃得見所謂小鳴者於其鈞陽季子鈞陽刻成題
且鳳巢命辭於蒼谷夫子病啞冠鶡慕大夫之風茲
有年矣今讀其詩雝雝喈喈鏗如簫韶之奏煥乎朝
陽之覽也慨自詩亡道敝則所謂詩者亦物爾玩焉

喪志囊城史豪抑末焉君子弗爲工如漢唐工矣而
愈散宋無詩已而道存則所謂詩者于此乎于彼乎
虛車窳櫃將傳邪彰邪使人嚙其聲邪易稱有物傳
戒不倡信而有徵者君子與夫聲莫有精於此者也
勸善懲惡移風易俗感天地動鬼神理萬物何物也
而可以虛飭哉君子顧何靳而不爲不曰籍詞以鳴
意託興以鳴志引物連類以鳴心乎不曰因風有聲
而其聲又足以感物乎卑自一枝迴極千仞鳴如鳳
鳥儀虞徽周大昭文明不恒有於天下也何巢斯云

而曰小者隘九州云繫先大夫之志也寧惟大夫長
歌於楚狂浩歎於夫子也微哉觀器聞樂可以覘大
夫之德政獨曰詩云有之而侶有穀貽子詩不聞乎
鈞陽唇齒於邾也即鈞陽知賓州矣賓州諱啟字曰
某號致菴鈞陽名魁字煥吾號晴川是父是子豈第
民謠陋彼鷹鷂孰知其世德淵源之有自邪鳳兮鳳
兮愛而傳美而彰聲兮有豳亶乎鳴之善也小鳴大
鳴皆可已愚則以大鳴於天下者爲鳳巢惜爲鳳毛
望云

讀清逸文豪題辭

世之論文者必曰文須學古臨文則曰某學某某學
某其操鉞伐柯十年不就洎病伏蒼谷收視反聽無
意於斯文也久矣乃翰林主人偶爾相示曰文心之
神也既而得提學清逸先生文豪二函日夜讀之劃
然歎曰斯文信乎其神矣哉蓋嘗思之夫有心矣苟
非神以主之辟則走碑行尸種種皆迷安在其學古
人也雖學且成亦土木之形爾夫惟神焉天君麾指
所向是道思或起之得若相之其來也猶泉湧其行

也猶響應形生神發化之無窮其尚曰古之人古之
人耶先生之文凡若干篇有序有傳有記有誌銘有
圖說有詩狀有事件有雜言有疏有書前輝後映風
飛雲藹其皆心之神也乎弟尚明曰眉山謂文章以
氣為主伊洛謂文章主於理然則何居嗚呼知先生
之神者理與氣可得而言矣羲文禹象所以發造化
之秘者非神而能此請質之先生以爲何如

題虞山三鳳卷後

虞山維太丘之賢海陽維昌黎之舊鳳鳥維聖王之

楨卷中諸君子贊揚備已虞山以授蒼谷子繇春逾
夏罔復也乃若求忠於孝貽謀燕翼孝爾大也德斯
名仁斯後可必也廉者厥後克昌不聞之古乎虞山
予同年呂升砥礪清節爲能御史烈烈臺端者于今
二十載有奇侯忠侯孝侯仁侯廉紛茲德美尤莫備
於誠齋之賦也誠齋之賦繇昔驗今愚故曰聞之古
也岡曰夢顯嶺曰夢希巖曰夢傳前倡後應塤吹篪
咏玉拊金撞發徽飛祥振振乎鯉湖之夢覽輝鳴盛
方未已已若乃麟啓河清偉茲三鳳邦家之光虞山

未可云私也頌不曰聖王之禎哉爰呂虞山三鳳爲
韻歌之乃賡載歌曰鳳斯岡兮鳴朝樂其銜兮錫爾
宜男乃及乃康顯允君子萬世之昌壽無疆兮鳳斯
嶺兮文章炳兮樂其求兮蕃爾諸男實秀實穎豈悌
君子萬邦之屏于嘉靖兮鳳斯巖兮舞旂纓兮樂無
愆兮佑爾多男爾順爾咸福祿君子萬民爾瞻庶乃
古今

題少陽集後

蒼谷子曰愚嘗讀宋史而有感矣使程氏之道行則

宋可無南也如臨安何或曰南宋之傳天爲太祖報也又嘗讀宋史而有感矣使少陽之說行則宋可無南也奚必程子或曰少陽之忠天爲太祖養士報也理或然已茲舟過少陽祠下讀其臨刑家書卷未及半泫然涕泗是其忠義激發視滂何讓焉已而思之二啓三省曾子保身之難也少陽所學得無於曾氏戾耶雖然少陽有志之士也使其得依歸於聖門所造願不止此愚復恐爲後學誤臨風三歎題茲簡末云時

嘉靖辛卯夏閏月朔書

題哀壽圖辭後

哀辭本壽圖也圖曰某某詩辭凡若干空同子倡之將圖爲邊夫人壽乃夫人不可作云爰改題哀壽以歸邊子屬綱以序惟綱於邊子志同道合業同經居同里巷知母教爲詳則凡所謂壽者孰非可哀者歟夫情一哀也或發於形體或發於聲音或發於飲食居處衣服君子於是觀哀焉哀一而已君子於是觀禮焉禮云哀云圖辭見已夫事有曠百世而相感人有

聞鄰笛而興哀者哀不於笛也况於粉墨和妍宮商
可誦者哉是母壽子哀也辭緣圖而發者君子曰思
其笑語笑語本樂事也今思之頽可哀云

題衛國李公祠左

顯靈王唐李靖也始封代國公後改衛歷元封王尚
綱嘗讀其傳微時語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
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既而遭遇高祖太宗圖策制
筭南平吳北破突厥而定吐谷渾英略蓋世沈厚自
晦惟高麗未平帝猶念之當時至此以韓白衛霍身

畫陵煙名垂竹帛平生之志無一不酬者嗚呼公亦
人傑也哉士大夫知讀書者率以道德自負語及富
貴功名輒唾不齒考其成廢焉失之者多嗚呼如公
者功名富貴極矣廟祀血食至于今不廢雖古有道
之士何以加諸蒼谷子王尚綱今年三十五矣愧視
往昔章句儒爾自春以中郎外補左叅每恨其不得
以終讀書之志也柰天下多事群盜蝟興因取古名
將傳略行且讀之嘗撫輿嘆曰藥師我師也乃今不
圖又得以展王之祠拜王之像矣蓋王嘗長太谷且

爲太原定襄行軍總管則夫微子嶺者固王舊所按
治遊歷之區也其有祠廟也亦宜微子嶺去潞城東
一舍而近尚綱以正德壬申夏六月廿有一日過此
明之日又將過黎城點戍于吾兒峪之東也征馬匆
匆索筆以識

題東曹雅集卷後

詩在古人出自無意而後人卒不可及後人刻意爲
詩乃卒與古人戾雕琢愈工風味愈下格律平仄之
拘李唐以來何紛籍也蓋皆不出於性靈之真爾月

瀧平臺燕泉三君子當代名家也燕閒之會分賦五
平詩意者亦陋今思古歎嗚序金春王應若是卷者
世豈多得哉然以愚意謂以五平爲意則又爲平字
累矣盍兩忘之庶古人之意也三君子以爲何如余
尚當率意和之

題遺山先生誌銘後

遺山元先生一代詩文之宗盟也文集刻于太原詩
集刻于汝州蓋先生本太原人集中謂元氏家世有
太原房汝州房則又不可不謂之汝人也元貞間先

生有子曰叔儀知汝州自謂汝亦吾鄉于東坡穎濱
有賓主之義綱晚生汝土又惡得不以叔儀之所以
視坡穎者視遺山也是汝固宜有刻自先生之卒寂
寥者已久今詩文猶並傳于太原汝州顧非數耶但
是集一出學者爭誦之問其名或漫不省綱竊錄郝
公所銘將圖以傳使先生之出處大畧不必旁搜博
攷一閱卷可具見矣其曰金亡不仕而卒則先生大
節又何俟于辯哉問語汝守安公乃能取而刻之因
題此于末

筆疇題辭

筆疇者筆於田疇之辭也計三十有二條合爲一卷
蓋當時隱士所爲今逸其姓氏綱自髫年即嘗讀之
嘆曰令人惕然有深省處此卷不可謂無也然則隱
士其亦有道之士矣乎宦途奔走囊橐與俱每一展
玩灑然聽松風臨江月不足以擬其快也讀者當自
見之矣襄垣故尹有刻茲丞復雅好是卷請愚題數
語因援筆以歸之

淮泗紀行

草堂北征諸詠迴絕一代讀者謂其有憂思云今觀
淮泗之行皆適庚辰予于熙臺玉溪二子之紀能亡
感哉能亡感哉

題汝陽別意圖後

漢汝南郡唐蔡州皆置汝陽縣今汝寧者是已圖別
曰汝陽意將指汝州蓋汝州枕汝水之陽嘗考其源
西出嵩縣繞邲城西南會扈礪長橋諸溪東之經蔡
潁入淮考亭謂出汝州天息山者乃汝水上流今汝
寧則汝之下流云強學子間嘗於余論此今圖曰別
者別強學子也強學子去矣誰復當與余此論邪北
山諸子傑作道別意蓋矣復何言因披圖曰汝陽恐
誤覽者附此欲知別於汝陽云

端溪詠和

端溪子澶淵名家濟美世承維孝矯矯歷朝遍交海
宇不鄙牛鑿危言謫調聲業逾崇頃念母老疏投亟
歸歸途雜詠凡若干章遙垂謙光錄以授予顧謂襄
予往跡予也寒素寡昧亦何叙望間與二子相肄隨
韻遙和以娛老母輒得雜體若干章乃同譯彖和請

書予聞求益世講者不籍茲與夫往予歸不俟報或以是罪予或以是知予孔子曰其唯春秋已北山陟岵古之人豈異情哉諒惟斯情詎曰蓼莪可以墮淚乃若令伯一字一涕可矣尊與陽也跡異情同知斯情者其惟端溪子云

辯議

陳圖南脫骨成仙辯

仙非可學而至也愚於陳搏乎驗之夫長生不死世之所謂仙也自有生以來安有所謂不死人哉蓋命之修短各懸於氣之稟受而不繫於人之修爲孔子何人壽止七十有則聖人固若是耶粵維上古氣厚厥生各千餘歲至堯舜時猶踰百歲繼此雖人物稟受差殊而天地之氣亦薄矣修長者猶間或一植焉如錢何學顧七百餘歲乃若陳搏卒年一百八十有奇今考漁釣媪乳之傳雖若難信要其生固自於人異者頭顱骸骨今匱置硤中者死有足徵世猶以脫骨成仙云者術士之妄惑之也辟諸星麗於天光彩燦爛猶人之生也隕而爲石搏之骨是已蟬蛻羽化

尸解飛昇仙家幻妄卒歸於此焉爾矣乃使世人絕
欲導氣貪生妄想卒之尤速其死者皆駢踵聚禍不
甚邪是故世儒立論執以爲無者不知間植之說者
也過以爲有者不知稟受之說者也學之而至者亦
其稟受之有者也否則學以顏子難矣是故程子以
爲天下至難事其知言哉嗚呼仙本非學也必欲學
焉終以無成老且死而不悟聖人所可學也天下其
幾矣棄聖人之道而學仙無惑乎退之皆以爲自棄
其身爾夫苟以爲聖人果不可學而至也則學仙之
妄可熄術士種種之說尚足以禍天下哉

汝州書院第一議

汝州建三賢書院太守張公馳幣以廣文黃公狀謂
綱嘗有聞於周公孔子之道命爲書院碑文綱不敢
執筆久矣張公旣去數促以書繼而何生相又以黃
公狀致汝士大夫幣禮促綱義不可以終虛竊疑焉
夫所謂三賢云者初不識其爲誰既而閱狀云伊川
東坡穎濱而不及明道考之明道始終在汝東坡始
終未至穎濱史誌皆無所載今日三賢襲之古耶創

諸今耶襲之古則據自何典創之今則起自何義余
皆不識其何說也聞黃公博學敦信尚友古人越積
文列位汝庠諸友朝經暮史誦法先王幸以古典今
義作者始末下示廢昭今傳遠或者亦周公孔子之
道也何生去父不聞命故敢以書請

第二議

書院曰三賢者菑君狀謂程氏伊川蘇氏坡穎曰兩
賢綱主明道伊川言也蓋程氏本河南人明道自監
察御史裏行監近鄉酒稅光庭歸自汝上有春風之

想召命及門而卒於汝伊川授汝州團練推官經筵
坐講被劾編管放還范祖禹議復汝上田二十頃則
汝固兩賢歌哭之所游息之鄉也和風化雨薰潤猶
存從而祠之孰曰非實錄哉蘇氏蜀人也東坡當時
但遙授知汝之銜尋改常州客死穎濱知穎扶葬於
郊其曰知汝則史傳亡考焉徒以塋墓在郊今州縣
名宦有祠墓所有祠田有書院矣况程蘇之學判如
冰火孔子而後軻死不得其傳卒發明其道者曰兩
賢不聞蘇氏通天下從祀者曰兩賢不聞蘇氏此公

天下萬世之論非一人之私議也乃若伊川尤爲方正比於蘇氏心不同趨學不同術謀不同道左袒肉飼歌哭殊情蜀黨洛黨僞學正學時設厲禁詔用中止詆毀謫竄不容入別省察編錮以死不容送葬卒使道不行於當時蘇氏坐此得罪於天下後世久矣取而並祀可歟且書院之在天下非亡謂而設也我朝旣設有庠校復安用此蓋庠校以儲文學登用之才書院又以養性命道德之士良有司政教之表者矣使兩賢並祀允矣後學之依歸也彼坡穎何爲者

邪夫祠必有祀生相齟齬者死顧使之血食同堂能驩然其並享邪游息之士將使之學程邪學蘇邪文詞邪道德邪出此入彼安能使之且哭且笑邪發軔荆棘舉目氛埃昧於所從故曰文詞迷人虛飭眩世歷年四百論猶未定而世人且不免焉何恠於黨禍之餘是其爲害朱紫莠苗比之佛老甚矣今以義起所可者二所甚不可者二顛祠二程可也顛祠二蘇或可也併出三賢特祠明道亦可也綱尚敢執筆其後如前所謂三賢者像列一堂甚不可也而又獨黜

明道則又甚不可也平生所學硜硜之見有不敢爾
使義所不敢而敢於阿從有識者不爲網惜不爲程
子惜不爲名教惜不爲孔子之道惜邪是故寧得罪
於蘇孰可得罪於程得罪於一人孰可得罪於君子
得罪於一方一時孰可得罪於天下後世夫世之文
人名動朝野獨步古今孰有如三蘇者乎君子曰前
輩安敢妄議但今祠以傳遠像以示訓臨文金石義
惡敢私吾恐後之視程蘇並祀者亦猶今之視荆公
於仲尼也當時議擬事有疑義故嘗爲書商之乃黃
君何生父不相報恐別有所是非網所及知者故爾
因循遲而又久難於執筆者豈亡謂哉使議定則碑
銘之稿勉強努力旦暮可得乃今來諭云云不識出
自北山抑黃君輩邪光前修誤後學執事何以教我
處我惟北山太守魯國聞道者也轉質以是當不我
罪側聞修建初意本欲假此爲館客之基故未暇深
致果爾曷若遂以公館名之免復云云祠當別議否
則有當世名筆者在三賢碑記信非草茅陋劣所能
爲矣往跡未悉不敢不再以此開筆終教之

第三議

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清之謂也始之不清者天下皆
是也信如執事則張公始終皆不清矣如愚之說則
張公雖不清於始而猶清於終夫既曰清則所謂不
清者亦亡矣湯改過顏子不二過君子善補過成人
之美如是而已執事以爲是否唯命

哀壽圖議

圖曰某某者向以爲教出於母圖出於子詩出於辭
人是母教也遺愛也子不忘母教哀也辭人哀也哀

足以動人而人亦哀之也非設也既命作序嘗構思
其情云爾今如來議云云是教圖與詩皆出於辭人
而母氏與子無與焉夫自春秋戰國寥寥來世歷幾
代人歷幾家而曰云云皆他人母也謂他人母於爾
何有是謂不情且初意本以母教而吾子圖之則以
詩以歌以序皆從此有之爾其曰非實意或以母教
爲此事也教在平日而圖在今日爾且母生平實行
有與某某相類者乎誠有一與某相類果如來諭之
所謂罔邪誠無相類則圖也詩也何爲者邪借曰教

出於母爲罔今旣以事不出於母矣若圖出於子猶爲可說何也蓋子不忘母教是哀出於子也云爾人亦從而哀之是哀又足以動物則所謂辭人歌之有不動而哭者乎是已故曰風風也物被風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使圖亦不出於子是若子本無哀人教之當云云爾故曰無情則歌之者抑何所因以有感乎雖長篇累章皆以他人而謂他人母也非他人而誰詩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事涉不情奈何奈何義不得不復

弭盜議

正德己巳夏上念盜之爲患下詔擇御史廿餘員
捕盜吏部出茲議爲去取綱備員司封側觀諸人
之議有不然者擬之而書此云
議曰盜豈民情所欲哉或不得已也嘗攷之古矣錯
之言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
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
不危未聞民有欲盜而先王有弭之之術也嗚呼盜
生於民而未弭之之術世道亦可哀已弭之何如吾

將先以養之也夫民惟失其養也良心乖離潰烈肆
出遂至赤子弄兵青衫爲盜者碩得已哉毆之而使
爲盜不得不相率而歸之爾信如數口之家計口分
田發政施仁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老者衣帛食肉幼
者不饑不寒如是而復不寃以嚴刑不困以重賦不
殃以酷吏凡可以毆吾民者一切罷去而凡所以養
吾民者罔不爲之地則前日之去而爲盜者孰不相
率而復歸於我乎故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親下也
然乃漫不省此而徒曰盜病吾民也妨吾官也劫之

以甲兵蒐襲之網羅不掩取則顯誅曾不自反曰今
日之盜獨非前日之民乎不務解其毆之者而唯咎
其爲之者吁是何異於手刃無辜之赤子也哉是可
爲流涕已曾子之所謂哀矜者不以是夫嗚呼民猶
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不塞其源而惟攻其末將
見塞於東而決於西雖大禹亦無能爲矣昔伯淳給
舟餓而官津之盜遂息天下之民豈異上元之民也
哉爲今之計亟停捕而後巡撫招之以誠處之有道
政務次第舉行不擾不駭使男有分女有歸鰥寡孤

獨廢疾者有養也外戶信可以不閉矣孰謂養之非所以弭之也邪執事幸不以爲迂

論說

古人爲學次第論

學爲道也道可以循序而漸進不可以躡等而驟得使可以驟而得則古人當先爲之矣古之人豈好爲是繁且難哉蓋有以見夫道之所在本有一定之序如大學之綱領有三條目有八闕其一爲之固不可越其一爲之亦不可古之人既有成法而具有成效

矣奈何世之高者視之則厭其繁而以爲不足爲或出於異端甘於他岐者有矣然而道非異端他岐之可抗也自卑者視之則畏其難而以爲不敢爲或安於小成徂於近利者有矣然而道非小成近利之可抑也是則今人之所謂學者也自夫今人之學興而古人之學廢矣然而尚幸此書猶存故程子得以表章載記之中嗚呼其爲天下後世慮至深遠矣且人之生也自性命而有道自聖賢而有學聖賢之言皆以爲道也道也者天下古今之所同焉也古人逝矣

爲之者今人也夫既曰爲道胡然而歸之古人耶夫
人有古今生有先後爾自今視古古爲古矣自後視
今則今亦古也古此天地今此天地古此日月今此
日月古此山川今此山川古人此形今人此形形同
則心同心同則性同性同則道宜無不同矣如之何
曰古之人古之人果古人多一性而今人少一體耶
乃若古今有異則宜其今人當學而古人無待於學
也今人有次第而古人無待於次第也夫乃古今無
異是學同矣學同胡然而歸之古人耶嗚呼道也者
非可抗之而高抑之而卑者也程子之心方將納天
下於聖賢之域而恐恐然若不可得者故不得已而
爲是說是其心何心也嘅正道旣晦而邪道日滋或
以縱橫之學毒天下虛無寂滅之學亂天下以記誦
詞章之學小天下以讖緯術數一切亂正之學誣天
下就功名而苟富貴期利於旦夕間者不可具數惡
有所謂次第者哉是其同者有時而異也間有得聖
人之經者又流而爲迂間有得聖人之權者則又流
而爲詐知語道矣而遺其本知語治矣而遺其身或

擇焉而不精或語焉而不詳號爲正學者且如此他
何望乎大學之道不明於天下也久矣幸而一經十
傳之旨雜出殘編斷簡之餘道統之傳庶乎有在而
明道之責抑又在我若是者將置之而不爲理耶於
是乎有以知程子之心矣自今觀之欲平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欲如此必如此成
法森然如律條之有斷案不可以毫髮亂也物格而

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
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既如此則不能不如此成效捷然如高屋之建瓴水
無待於智力求也明德以立其體新民以達其用止
至善以造其極定靜安慮極於得仁敬孝慈極於止
親賢樂利極於平中間次第聖人復起有不可易厭
其繁者減其八以爲七可乎畏其難者去其三以爲
二可乎闕一事則三綱廢越一條則衆目乖如四時
之錯行自春而夏而秋而冬孰能拗其夏而直入所

謂秋耶如日月之代明自晦而朔而弦而望孰能除其弦而突入所謂望耶嘗觀之水矣不盈科而行者人必以爲妖又觀之稼矣不先秀而實者人必以爲怪是以自古聖人守之以敬行之以誠兢兢業業不敢以銳氣乘之不敢以貪心助之不敢以急心緩之閔閔然如嬰兒之學步也使其不仆不蹶而可驟得則聖賢者將脫然而出矣豈故爲是繁且難哉此今人之學所以當由古人之序也由古人之序以求古人之學由古人之學以求古人之道由是而參之論

孟以求所謂應機接物之微言由是而合之中庸以求所謂傳受心法之要道由是而及之六經則千言萬語孰非此道之散殊由是而博之諸史則旁流裒出孰非此道之形見由是而推之政則功業照耀於當時由事而著之書則道德垂憲於萬世是道也自羲皇堯舜以歷禹湯文武而歸極於孔子孔子之道則今所謂大學者是已曾子傳之而爲十傳子思得之而爲中庸孟子得之而爲七篇此所謂世無古今之說也及其同而變其異則將與聖同歸矣程子之

心非將以明是乎哉雖然豈終爲次第拘耶優柔厭
妖使其江海之浸膏澤之潤然後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隨所取而無不足隨所向而無不宜孟子之逢原
孔子之從心子思其淵其夫之境也學力至此則魚
得筌忘筌之嬰兒學行一步不越及其至也則不顧
而趨不擇而履尚安有次第之可言哉使終爲次第
所拘是學無一日之安矣故君子謂讀書至樂樂不
可以遽至也得至樂於至苦之餘是必嘗苦者而後
知此樂矣夫何假學之名者不知其樂出於漸而驟
欲忘其苦未嘗有一日二日之苦而遽欲爲終身之
樂故如外施仁義從事技藝徒飭名稱而華美其文
詞者莫不曰吾學也然而學終不古若也世以其學
終不古若也遂以學止於是而已吁豈其然哉故程
子嘗謂荆公論道如傍論此十二層塔相有足聽者
至某由中涉級已登絕頂然猶聽荆公之論塔也嗚
呼今人之爲學幸勿如荆公之論塔

論藺相如廉頗

獨不聞相如之所以屈廉頗者乎以相如之才而辱

強秦棄其城而取之璧舍其瑟而報之金張目一叱
萬人風靡顧畏一廉將軍哉而乃引車避匿至使途
人耻之所爲者誠亦大矣卒之廉頗肉袒負荆詣門
謝罪藺之盛惠謙光固不待言而廉之悔過納交去
頗之世亦未見其人也

過猶不及論

不可易者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失之則禍天下天下
之禍莫大於無父無君失聖人之仁義而其流必至
於此然後知聖人之道果不可以易也夫學於聖人
之門者多矣顏氏子其庶幾乎故曰瞻之在前是不
及也忽焉在後是過之也過之者如索隱行恠是惡
敢以銳心乘之不及者如半塗而廢是惡敢以怠心
緩之知而未得行而未至顏氏子殆庶幾矣規規如
商商之病常失於不及堂堂如師師之病常失於過
失於過視聖人之道厚矣失於不及視聖人之道薄
矣曰無倦曰以忠裁其過也曰無欲速曰無見小利
激其不及也柰之何二子拘於才而不自知也斯意
也子貢知之故一則曰孰愈二則曰師愈蓋所以發

聖人之教云門人穎悟顏子而下莫若子貢故有此
問柰之何二子其拘於才而不自知也卒之過於厚
者漸失於兼愛過於薄者漸失於爲我爲我則楊氏
楊氏疑於義天下歸楊是無君也兼愛則墨氏墨氏
疑於仁天下歸墨是無父也無父則禍吾仁無君則
禍吾義仁義一失而卒歸於禽獸嗚呼洪水猛獸其
禍豈遽至如是慘邪究其初則起於過與不及而已
是師商果不學於聖人之門哉過不及同出於聖人
之門而末流之弊極於楊墨君子以楊出於子張墨
出於子夏千里之差毫釐之謬顏氏子所以拳拳服
膺者非無謂也嘗疑檀弓記子夏旣除喪而見予之
琴咏之而不咏彈之而不成聲子張旣除喪而見予
之琴和之而咏彈之而成聲是何過者反不及而不
及者又反過歟或者商也離群師也書紳之後乎是
固二子矯其才失於甚而不自知也由前言之則在
後由後言之則在前夫然後知顏氏子獨爲善學而
尤有以見聖人之道果不可易也

王導謝安優劣論

事有適相似者論其世可知其人蓋嘗迹兩漢而知
兩晉之人物矣夫晉之南渡無異於漢之東遷劉聰
石勒西晉之新莽也王敦蘇峻東晉之老瞞也時則
王導之佐元帝殆光武之鄧禹謝安之遇孝武殆先
主之孔明矣而其功烈人品柰何其相遠歟禹之佐
光武也則志在竹帛得失不以介意議用諸將一一
各當其才導則幸有一祖述而不能用反覆阻逆竟
使其寃死於爲山九仞之日尚望其尅復邪孔明之
遇先生推誠布公至忘寢食而繼之以死安則宴安
聲妓絲竹不廢於期功之喪矯情折屐去孔明不知
幾倍與亡異同柰何相儼歟或乃以志壯新亭量雅
東山者是何異井中之見乎空洞之說導嘗容於伯
仁胠胙之談安且愧於逸少君子尚論之哉世故有
以操儼信以季儼獻者謂其說出於司馬氏嗚呼受
遺二主佐命三朝旣承忍死之托曾無徇生之報則
王謝之所以不得上儼禹與孔明者無亦天之所以
爲司馬氏報邪否則西晉不至陸沉而東晉可以復
合矣故曰事有適相似者非邪

名四子說

太極同一氣也分而爲陰陽兩儀建矣三才位矣四時行矣夫時天地之四府也天地人交之三也陰陽氣二而未始不相和也其極則本同一氣也一而二而三而四而萬化從焉義文周孔之易備矣蒼谷子於是命其子曰伯同一之仲和兩之叔交三之季府四之嗟余孤瘵不穀其敬與哉小子

太學三亞說

弘治己未太學虛師位 當宁難其人者父之已而

卒得方石謝先生者士夫翕然稱快至則以師表天下爲已任嘗曰吾欲得一天下士以副上意遵我大祖諭每季試士品題次第揭榜懲賞有差士氣增焉辛酉春試凡三百人取其元曰馮生問其亞則曰開州王某也八月適秋試復三百人有奇取其元曰崔生問其亞則曰開州王某也又至冬又試士又加五百人以上取其元曰甯生問其亞則又曰開州王某也某字遂伯綱之友也綱無似知人亦多蓋嘗以天下士望之矣今乃三試而不獲一元豈綱不足以

知遠伯耶抑方石不能爲遠伯知耶抑亦三人者迥
高於遠伯而遠伯總劣於三人耶嗚呼太學者天下
英賢之所萃風化之所關矧方石文章司命人物權
衡朝野推重天下之士見取於方石者顧曰輕哉方
石或又以元而難其人抑心爲天下有所求而不得
也當其初試以元其所求者再試不可得也再試以
元其所求者至三試不可得矣三試三元而每變以
人至於所謂亞者歷三試而不變則其所求者在彼
乎在此乎意方石聞之將幡然亦已爲然爾諸生有
隸歎遠伯不元而不然者綱則云然也嗚呼讀聖賢

書必有所事雖使百試百元於遠伯乎何有第聊以
是而占知天下之人焉爾綱疇昔固嘗以天下士望
之矣遠伯其共勉乎哉

續捕蠹說共二編其天下之蠹也齊人語曰昔
往年龍湫子夜燈讀書捕蠹作捕蠹說示予予廣
其說謂今天下豈惟蠹哉蚊蚋虺蜮豺虎狼蠹蛇毒
皆蠹也豈惟今哉歷漢洎宋如某時小人某事皆蠹
也賴某有捕之之功蠹雖有不爲害某蠹似某存而

毒流宇內巴山道人見而神歸語人曰一蠲之微二
士子乃發為議論如此後流京師或有嘲龍湫子者
曰此捕蠲秀才也間索余稿因巴山而失之矣風雨
燕集每資謏詐一日讀明道遺書曰殺之則傷仁放
之則害義三苗共工鯀堯天下之蠲也齊之諸田晉
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蠲歟然而齊篡魯弱晉
國以分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其財悅色此亦君
子之蠲也封人捕之以輕鑿以修鈎嗚呼博哉讀子
建集曰君子之論也恨不得即與龍湫講之因書此

寄龍湫以寄巴山如前稿尚存當附之作續捕蠲說

蒼谷集錄卷之九終



